

默禱

西風社徵文集



民國三十年六月初版

版權
所有
翻印
必究

三週紀念
徵文選集

默禱

每冊實價貳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輯者 西風社

發行人 黃嘉音

發行所 西風社

上海霞飛路五四二弄
霞飛市場四號
電話八五六四五

★紙價飛漲・暫加五成發售★

三週紀念徵文選集 默禱目錄

慘然的微笑（我的爺爺）	璧佑（一）
青年男女的社交（我的社交觀）	伍啓芬（一一）
失去了一半光明（我的眼睛）	明清（二二）
默禱（我的大衣）	菡萏（三一）
未着塵的白雪（我的丈夫）	孫碧（四八）
母親的痛史（我的毛線衣）	李邁（六九）
黑籍浮生記（我的嗜好）	蜀鳥（八三）
一縷輕烟（我的初戀）	角音（九三）
我憧憬着新生（我的童年）	阿渤（一〇五）

未老先白頭（我的頭髮）

白髮（一一九）

無病的病人（我的病）

蘇珈（一二九）

我懷戀着應弟！（我的弟弟）

張明波（一四一）

誰的罪過？（我的亡姊）

阿葦（一五〇）

死心眼兒（我的妻子）

放任（一五九）

我嫁工人（我的朋友）

胡文同（一六八）

不快的結局（我的初戀）

穆庚（一八一）

荒山虎穴（我的荒山虎穴生活）

文書（二〇〇）

沉痛的回憶（我的妻子）

舒氣（二一三）

醉生夢死（我的戀愛）

陸夢沁（二二四）

悼梅玲（我的回憶）

陸蔚靈（二三六）

慘然的微笑

璧佑

——我的爺爺——

我匆匆的從家裏趕回北平，準備去考高中；剛到學校的頭一天早上，就接着母親的一封快信。說是爺爺在八月一日晚十一時，中風病故。

當天的下午，我又接着姐姐的一封快信，叫我別聽母親的鬼話，『死』，不過是四舅撒的迷霧，爺爺並沒有死，却是在我離家的那天晚間失蹤了！

我向來是最相信姐姐的話的；自從父親死了之後，母親立刻走去和四舅站在一條陣線上，我知道母親跟我說的話，全是四舅的花頭。我最厭惡四舅這個人，然而他爲甚麼要撒這個迷霧？爺爺究竟到那兒去了呢？

我們是一個大家庭，爺爺便是一家之長。然而自從祖母暴病死後，爺爺變得

非常頹唐，把掌家之權，都交給四舅了。那時候我還沒有出世呢，也不明白倒底大權怎麼會給四舅抓去的。只記得我四五歲的時候，四舅早已掌握着家中一切的事情了，而爺爺不過是一個不足輕重的老東西而已。我常常看見四舅撥弄家裏的孩子們跟着爺爺笑，罵，拿小石子在他背後擲他，或是跳上去抓他的長鬍子——每當我看到他受窘的臉孔時，小小的心裏總是充滿了一種無名的悲痛，我最愛爺爺，爺爺也最愛我，爺爺常常將我抱在膝蓋上說：『壁佑，你真是我的好孩子，好孩子！』說着說着眼淚就落下來了。當我問他爲甚麼哭時，他總是乾笑着說：『不，壁佑，你將來就會明白的。』

我聽姐姐說過，爺爺年青時，到外面去念書，做官，在鄉裏總可以算一個數一數二的人物了。不知道後來怎麼會變得這麼失志，竟將功名富貴全都放棄，而變成現在這麼可憐？記得好幾回到爺爺那兒去玩，看見爺爺正對着一張像片落淚，看見我進來就收起來了。我把這回事拿去跟姐姐商量了很多次，始終想不出

一個所以然來。

今年六月，正當我們要畢業考試的時候，曾經接着母親的一封信，說是近來家裏很亂，爺爺也有點不大舒適，要是我的功課忙的話，這個暑假就可以不必回家了。正當我猶豫不決的時候，第二天早上，我又接着姐姐的一封信，她却叫我這個暑假，一定要回家來，因為家裏出了事，等我回去她要跟我說。

我心中很驚惶，心想別是爺爺又出了事吧！因此考試一結束，我立刻趕回家去。在車上，心是一上一下的跳着，到了家，一看母親同四舅的臉色都很不好看，也不敢多問話了，趕緊跑到姐姐房間去，讓姐姐立刻告訴我，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聽姐姐說，原來是四舅去跟爺爺要地契和押票，爺爺這回可生了氣了，把四舅指着罵了一頓，四舅一句話也不說，就叫人預備車說是要到縣裏去跟爺爺打官司，爺爺忽的軟下來了，然而仍舊不肯把地契拿出來。四舅就把爺爺的房間搬到

後面的小閣樓裏去，每天叫人給爺爺送飯。這簡直就是把爺爺幽禁起來了！甚麼人都不讓進去，姐姐溜進去了一回，也沒跟爺爺說多少話，爺爺就說：『倘使壁佑回來，叫他千萬上我這兒來玩一回。』姐姐也沒話可說，只好退出來，就寫了這封信告訴我。

吃完晚飯，我一個人悄悄地溜到爺爺的小閣樓裏去。

門外透出一點燈光，門縫裏透出一點兒長嘆的聲音，那令我心痛的唏噓聲啊！我推開門走進去，看見爺爺正靠在椅上凜然不動，彷彿是一尊空洞的塑像。

爺爺一看見我，驚喜的叫了一聲，抖抖索索的站起來叫道：『壁佑，你回來了！』

我答道：『是的，爺爺，壁佑回來了。』說完跑過去將爺爺抱住。

『壁佑，你看，他們把爺爺關起來了！』爺爺說。

我怕這樣說下去，要引起爺爺的傷感，剛好看見桌上擺着一些沒有動過的飯

菜，我於是問爺爺爲甚麼不吃飯。爺爺慘然的笑了一笑，從懷中掏出一個小鑰匙來，說：『壁佑，去跟我到地窖裏去拿幾瓶酒來，爺爺吃不下飯。』

我沒有作聲，去拿了四瓶酒上來。

『再去拿兩瓶來！』爺爺說。

『不，不，爺爺，』我說，覺得今天晚上爺爺似乎有點特別。

『爲甚麼不呢？壁佑，你害怕嗎？』

我猶豫了一會，又去拿了兩瓶酒上來。

爺爺叫我把桌上的菜收了，和我對面坐下，一言不發，很快的喝了一瓶酒。

爺爺的臉色，在燈光下顯得異常的淒慘。窗外的涼風，一陣陣的漏進來，爺爺抹了一把鬍子，提提精神，說道：『壁佑，我要告訴你一件故事，你不害怕吧？』

我心裏的確有點害怕，然而只好勉強說道：『爺爺，我不怕。』

爺爺又喝了一瓶酒，臉全紅了。隔了一會，爺爺臉上，忽然現出一派慘容，

說道：『壁佑，我年青的時候，犯了一個很大的罪惡。』

我不作聲。

風聲一陣緊似一陣，樹影在窗前微微的動着。爺爺慢慢的喝酒，一面說道：

『壁佑，你別害怕。』

『我年青的時候，在外面念書，能花錢，亂玩亂吃，借了很多的債，不敢告訴我的父親，私自在賬房先生那兒支了很多錢，事後，我怕父親知道，又借了很多債來還給賬房，這樣一來一去，害得我負了很多債。不久我到縣裏去上任，父親死了，賬房歸大叔管，我就一個錢也得不到。那時，我想，你祖母那兒一定有很多私蓄，於是我就打算去問她勒索。』

『我一次一次的向她勒索，她很順從的每次都給我。壁佑，後來有一次，』說到這裏爺爺的臉白了，勉強喝了一杯酒，彷彿做夢似的說道：『我又去跟你的祖母要錢。』

『祖母仍然給你了？』我不安的問。

爺爺彷彿不覺得我在他的旁邊，接着說道：『啊！那一面大鏡子，我記得是放在那邊的，鏡子裏面的東西，有那麼一個黃銅的火爐台，爐子是擦得很亮的，壁佑，爐中的火不知已在何時熄了！我走進去，開口便是要錢。』爺爺說到這裏，忽然用一種說不出的愁苦的眼，眈眈的看着我。

風漸漸的小了，爺爺的聲音，在空氣中很微弱的振蕩着，搖曳着，『壁佑，』爺爺說：『然而這次你祖母站起來說道：「不，我已經沒有了，你就少花一點吧！難道要把地契都拿去賣了嗎？」』

『我說：「給我，地契也罷，你頭上的珠飾也罷，我立刻就要！」她說：「不，不，一定不！」你猜我怎麼樣，壁佑？』

我說不出話來。

『我走過去，很強硬的說道：「給我，」她也很堅決的答道：「不，不……」』

——啊！壁佑，我發怒的將她一推，她——你的祖母向後一倒，一隻沒有螺旋帽的鐵釘刺進她的頭髮深處，血，一滴一滴的滴下來，沒有一點兒聲息！壁佑，壁佑！……『爺爺的臉青了。』

『爺爺，你醉了！』

『你四舅很快的從外面走進來，他說一切都看見了，沒關係，壁佑，他慫恿着我將祖母搬到床上去，將地上的血跡洗淨了，然後一個消息傳出去，你的祖母心病暴斃。壁佑，我當初幾乎是盲目的，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做，你現在知道家中之權落到四舅手中的原因了。』爺爺說完，倒了一滿盅酒，一飲而盡，將頭埋在兩手裏。

我驚懼得說不出話來，我看爺爺臉上的顏色都褪盡了，只是左一杯，右一杯的喝着。隔了好半天，一點聲響都沒有，世界彷彿死了似的，只有酒瓶酒杯的撞擊聲，點綴着淒涼的夜色。

『爺爺，今天晚上，你喝得太多了！』我輕輕的說：『爺爺，你睡吧！』

『爺爺老了，不中用了！』爺爺慢吞吞的說：『壁佑，我的故事說完了，我，我，啊，不，你去睡覺吧！』

第二天早上姐姐來告訴我，說爺爺叫我去。

爺爺的面色很溫和，先和我談了一些閒話，隨後問我道：『壁佑，昨天晚上，我喝得太多了。我該沒有說甚麼醉話吧？』

『沒有，爺爺，我却不記得了，』我一面說，一面發抖。

『我醉的時候，最愛說令人害怕，令人傷感的事，壁佑，昨天晚上，我彷彿跟你說了一段極淒慘的故事。』

『不，爺爺，我記得沒有，』我一面回答，一面看着爺爺的臉。他這才完全放心了，又跟我談到別的事情上去。

恐怖，憂懼，充滿在我的心裏，我屢次走到小閣樓的門口，總是不敢進去，

在門口站上兩三個鐘頭，那一聲聲令我心痛的嘆息聲，時時在我四週縈迴着。

爲了要考學校，我很快的又離家上北平去。離家的前晚我到爺爺那兒去辭行，四舅陪着我，爺爺一句話也沒有說，只是對我慘然的微笑。

我到北平的第二天，接到母親和姐姐的信，爺爺失蹤了！

過了兩天，我又接着姐姐的一封信，爺爺是找着了，却是僵死在祖母的墳上。

青年男女的社交

伍啓芬

——我的社交觀——

二十世紀的中國社會，文物典制雖以高度的姿態向前飛躍；一切陋風頹俗，也像山洪爆發般急劇的崩潰。在這青黃不接的當兒，社會呈現着替亂的狀態。在這大轉捩時期當中，那蘊藏着熱情，富於理想，感覺敏銳的青年男女，覺得最苦悶的厥爲對異性慰藉的本能要求的不滿足。推其根由，殆基於現階段的中國男女社交未能獲得合理發展所致。

我個人目擊中國舊家庭之缺點重重，悲劇之頻仍發生，固不待言；而在新思潮中組成之家庭，亦莫不家醜牆茨不絕如縷地產生，此種事實尤足令人驚疑。究其原因固錯綜複雜，非一言可盡；然歸根結蒂，胥由於現階段的中國社會，青年

男女未有良善之社交可資利用，藉之獲得情投意合的終身伴侶的結果而來。

家庭是國家的細胞，而家庭的中堅份子的夫妻是細胞核，其協調與否影響國族盛衰至爲重大。是故青年擇偶問題，實有不容忽視之處。爰就管見所及，將現階段的中國青年男女社交作一透視，以喚起社會改造家的注意，斯爲本文草創之原意云耳。

在這新舊交替期間的中國社會，無論何種西洋文化，一到了中國就變了性質。就跳舞而言，在歐美本是一樁正當的娛樂；但到了中國，就立刻商業化起來而成了畸形發展，變成燈紅酒綠，消磨志氣的墮落淵藪。『摩登』（Modern）的真正含義是兼指思想與外表兩方面得到合理發展而言，一經流入中國，馬上面目全非，變成了慘綠少年外表的炫耀品，男女社交在西洋流行很自然，傳入中國後，就變成了資產階級的文明玩意兒，它的性質完全改變過來了。

現階段中國青年男女社交所形成的風尚，確實令人痛心。現試就大學中青年

男女社交作一剖視，我們便可以瞭然一切。學校如此，我知道學校以外的情形亦莫不如此。我國大學中男女社交的畸形狀態，是男女社交只有資產的子弟才有份兒，家境平常的休想染指；因為中國男女社交已形成一種難反的積習；就是男女交際所有娛樂飲食的一切用費，概由男方負擔，這在女方看來是認為天經地義的事，此為歐美所罕有的現象。

爲了抗戰的烽火，我們這所國立大學由海邊遷到這遼闊的山城——激江——

來，初到時地方異常蕪穢，日居月諸，目前這荒城已日趨繁榮，漸漸現代化起來了。茶樓酒肆，咖啡館，糖水店如雨後春筍般開設起來。男羣女隊上館子來吃喝，結賬總像是男子份內的事似的，女同學做東道的有如鳳毛麟角。這是爲我所夙知的事，不足爲奇。所不解的是爲甚麼會有這種風尚？我知道一般女同學其個人經濟並不下於男同學，而這種畸形現象所以盛行勿替，我懷疑不知是否由男子對女子過分諂媚逢迎，和女子生來被動的兩種狀態下漸漸形成的。